

肝胆

昆仑

全

张道华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肝胆昆仑 / 张道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1  
ISBN 7-5014-3593-6

I. 肝…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544 号

**肝胆昆仑**

张道华著

---

责任编辑 / 孟向荣  
封面设计 / 王 芳

---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4.25 印张 362 千字 插页 2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

ISBN 7-5014-3593-6 / I · 1526 定价: 25.00 元

---

CCTV 新闻

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道华



张道华，广东博罗公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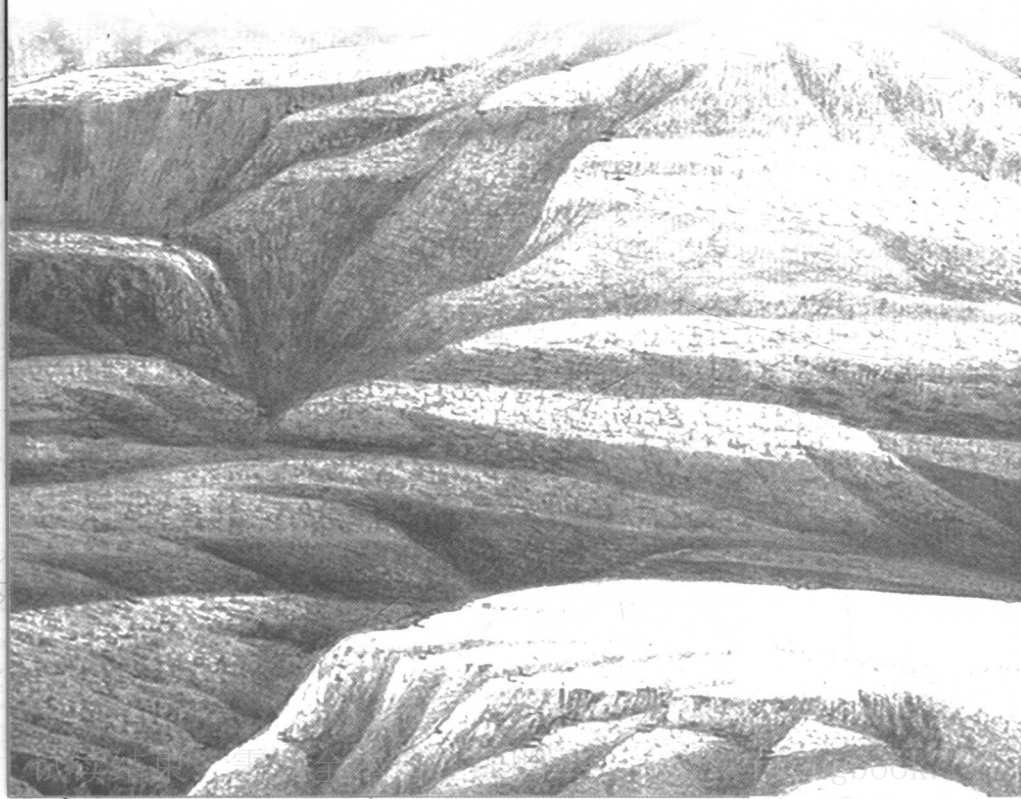
分管刑侦和经侦工作期间，他以敏锐的眼光、缜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指挥侦破过建国以来最大的制贩冰毒案，全国罕见的炒卖外汇、欺诈发行股票、跨省市特大盗销汽车以及多宗特大制贩假人民币案，荣立个人一等功。多次受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法治在线的采访报道，是大型电视系列剧《中国神探》第九至十二集的原型。著有长篇小说《夜幕较量》《非常绑架》《资本谎言》以及报告文学《他塑造了一个公安局长的形象》《刑警本色》《向恶势力宣战》等，作品的情节曲折复杂，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深受读者欢迎。

责任编辑：孟向荣

封面设计：王芳

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巴尔扎克





群众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陈卫忠命殒荒野，公安厅兵临海平 .....	1
第二章	海平山高水深，案情云遮雾障 .....	27
第三章	陈小山脱氧身亡，祝文丽夜深难寐 .....	53
第四章	弄权者得陇望蜀，专案组寻踪觅迹 .....	80
第五章	冒风险千里追踪，鸣不平万民请愿 .....	114
第六章	售奸计正身恶难除，逮疑凶柳暗花不明 .....	137
第七章	众流氓大闹夜总会，老局长巧救郑如秀 .....	164
第八章	悲亡妻杨子健丧志，治顽疾公安厅遣将 .....	180
第九章	武平川高兴狂饮酒，廖思源失意大骂娘 .....	200
第十章	夯基础连出三招，辟蹊径诱敌上钩 .....	210
第十一章	莉莉病危进医院，何驹冒险回海平 .....	233
第十二章	武平川出山露真情，叶启财雇凶为斩首 .....	258
第十三章	暴雨夜警察查线，大白天魔鬼作祟 .....	281
第十四章	绑局长绑了老板，查仓库查出天案 .....	299
第十五章	追穷寇金蝉脱壳，惊高层危机四伏 .....	320
第十六章	亡命徒跟踪狙击，好警察英勇保驾 .....	344
第十七章	绑人质黔驴技穷，遇迷踪运筹帷幄 .....	362
第十八章	救人质夜袭海岛，惊匪首蜂营海平 .....	378
第十九章	满拉弓蓄气待发，忙应对无奈黄昏 .....	403
第二十章	公安、纪委两军齐发，逃亡、顽抗白费心机 .....	419
第二十一章	喜忧参半说胜利，阴晴难料又喋血 .....	439
	天下谁人不识君（代后记） .....	447

## 第一章

### 陈卫忠命殒荒野，公安厅兵临海单

一早，松一阵紧一阵的北风从尖峰山那边直朝福宁市区灌，地上的尘砂碎纸满天飞舞，路上行人无不低头弯腰行色匆匆。这鬼天气，不让人活了？人们心里骂着。

上午七时五十六分，一辆 0001 的 0 牌车驶进华原省公安厅大门停下，车上钻出一个头染白霜高大魁伟的人。只见他紧了紧大衣，那浓眉抖了一下，转身一阵风走向电梯口。八时，这个高大魁伟的人像踩着时钟似的准时到了办公室。早到一步的秘书小韩上前接过他脱下的大衣，他深深呼出一口气说：“这鬼天气把人冷得骨头都发颤。”他就是华原省公安厅厅长苏威。苏威坐下刚喝了一口茶，正要看台面的文件，门外传来脚步声。

“笃笃，”有人敲门。

“进来。”

办公室的机要员捧着文件夹带着一股冷风进来说：“这是刚收到的特提急件。”

苏威接过文件夹瞄了一眼，“啪”一声丢到台面上，不无抱怨地说：“哪来那么多特提急件，纯是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怕负责



任地瞎搞。”临近年终的人心情总是烦躁的，公安厅长也不例外。说归说，苏威还是赶紧把文件看了个遍，都是常规工作，什么别提。苏威正想提笔批字，一个一米七八个头，国字脸，腰圆腿壮的人推门进来搓了搓手说：“公安部刚发的特急密件看了吗？”

苏威放下眼镜说：“看了。”

他是常务副厅长雷振江。雷振江说：“签个意见，我马上安排。”

苏威提笔在急件上批了“请将公安部的通知迅速转发各市，并请各市公安局一把手迅速抓好落实，厅机关组织工作组按通知要求到基层加强检查督促工作”。苏威收起笔看了一遍，把文件夹递给雷振江，“厅机关组织工作组的事，你去落实一下，要注意把检查‘五条禁令’的执行情况纳入工作组的督查范围，千万别让我们的同志犯低级错误。”

雷振江点头，“真难为我们的警察，别人再忙还有清闲的时候，眼下不少单位都放假了，农民工也陆续回家了，我们的同志一年忙到头至今仍闲不下来。”

“是呀！要过年了。警察也是人，也有家庭，也有七情六欲。说心里话，实在不忍心再把他们推到一线，咳！可谁叫我们是警察呢？”苏威一阵慨叹。

雷振江敛声屏气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市的工作我不担心，就是海平的走私制假问题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卫忠同志这段日子很艰难，我真的为他担心。”

苏威一脸严肃，只见他那浓眉抖了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是呀。卫忠同志担子本就很重，纪委又在上下调查他，怎么查了那么久也没个结论呢？这样对工作不利，对同志不负责任嘛！”

雷振江脸上布满阴云，他喃喃地说：“海平那个地方是镇西人的天下，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这种环境，我真担心卫忠同志不清醒一时失性走错了路。”六年前，雷振江还是刑侦局长时，陈卫忠是他的一员干将，后来陈卫忠到

海平任公安局长还是苏威与雷振江研究定的，他们两人自然对省、市两级纪委对他的调查多了一分操心。

苏威摇摇头自言自语说：“我相信我们的同志……”

外面又有人敲门。苏威一声“进来”后，刑侦局大要案处办公室的副主任岳小蔓推门进来，把文件夹递给苏威说：“苏厅，我们刚收到一份举报海平通利集团制假贩假的信，杨处长要我亲自送给你，你看怎么办？”

“又是通利集团，这个全省五十强企业怎么搞的，群众不是举报他制假，就举报他走私漏税。”雷振江若有所思地说。岳小蔓说：“这是第三次举报了，说不定是有人嫉妒故意捣鼓的。”

苏威看了举报信沉思了一会儿，举笔写下“请刑侦局派专人秘密调查，情况告我”。

岳小蔓踩着轻盈的脚步声走了。苏威阴着脸看了一眼雷振江，问：“这通利集团的老总叶启财你认识吗？”

“认识，没交往。他为全省的治安基金会捐过五百万元。他与高原副省长很铁。”雷振江说。

苏威那双浓眉抖了抖，说：“投鼠忌器呀！振江同志，这几天你带几个同志去海平，帮助卫忠同志把春节的安全保卫工作抓一抓，顺便向市委了解一下卫忠同志的情况。”苏威说着慢慢喝了一口茶，接着一脸正色道：“你告诉姚浩然同志，要是卫忠同志有问题，赶快调整班子，要是没问题，也要赶快有个结论。这样拖下去不好，最终受伤害的是人民群众。不行啊！”

雷振江点头，“行，我去一趟，顺便把那举报信的问题跟卫忠同志交换一下意见。”雷振江转身走时，忽儿又返回来说：“苏厅，政治部的张主任找了你好几次，想向你当面汇报一下厅机关缺额竞争上岗的事，这件事是该议一议了，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苏威嗯了一声说：“这星期没时间了，下星期二下午暂时没有安排，先定下星期二吧，再不行就找个晚上。”苏威说完，一肚子怨气道：“我都快成为专职会议代表了，要是哪届国家领导

人能把文山会海问题解决了，谁就为改革开放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难呀……”苏威还想说什么，电话响，是内线电话。

“哦，我是，卫忠同志呀！有急事见我？哎呀，一会儿我要到省政法委开会，下午上班给你半个小时怎么样？不行？那……那好吧，你快点，我在办公室等你。”苏威放下电话按了秘书的电话，“小韩，告诉政法委我这里有事，会议迟一会儿到。”

苏威慢慢放下电话，他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不安之色，什么急事呢？他自己的问题，队伍的问题，或者……“卫忠同志说有紧急情况报告，一会儿就到。你一起听听吧。”苏威对雷振江说。

雷振江一脸不以为然。他说：“估计是纪委调查他的事，前几天他来我这儿发了一顿牢骚，我已批评他了，要他正确对待。他可能来我这里投诉没门又找你吧。你去忙吧，我等他。”

“不像，他说得很急，说不好是有关陈志云案件的进展情况。”苏威摆摆手说。是的，陈卫忠到海平任职的主要目的，只有苏威和省委赵克军书记知道。所以，苏威预感陈卫忠的急事，极可能就是五年前海平市委副书记陈志云的煤气中毒案有了突破，因为这是问鼎镇西势力的主要隘口，倘若把这隘口攻克了，摧毁镇西势力就指日可待了。为此，陈卫忠已为此事忙了五年时间了。是不是找到证据啦？苏威想。

“陈志云？当时不是定论了吗？瞎折腾什么？这家伙还嫌惹的麻烦不够吗？”雷振江因近期社会上的传闻本就对陈卫忠不甚满意，今儿又去碰那五年前的陈年旧事，陈卫忠怎么啦？雷振江不解，一个省厅响当当的大要案处处长到海平，虽说打掉了一拨又一拨的各类团伙，但一直没能揭开海平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的盖子。老百姓于是编了海平社会治安混乱的顺口溜：

海平海面不太平，  
社会治安乱了营；  
走私制假无人管，  
争权夺利齐上阵。

老百姓编了社会治安，也编了陈卫忠。

陈卫忠，陈卫忠，  
公安局长好威风；  
整日坐车到处跑，  
吹胡瞪眼脖子红。  
有种就朝私假拼，  
何必对民抖威风？

百姓的顺口溜折射了海平的治安问题，同时也表示了对陈卫忠的不满。这些年，因走私贩私、制假贩假、流氓斗殴等等治安问题惹了不少公安部的批评，也招来不少记者的明查暗访。一句话，海平为公安厅惹了不少麻烦。

雷振江一直想不明白，对海平的问题，特别是对陈卫忠的问题，苏威厅为何一直没个明确的态度。

苏威看问题从来看本质不看外表，他对海平的问题不作评论自然有他的道理。海平的问题不是陈卫忠一个人能作出解释的，也不是苏威一人能说得清楚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海平的问题不从根子上入手，其他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苏威从没怀疑过陈卫忠的人品和工作能力。

外面的北风还在呼呼作响。时间已过了四十一分钟，陈卫忠还没到。苏威的时间从来都是按着分秒安排的，他未免烦躁起来，“这个陈卫忠，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嘿！”

雷振江还没理解苏威的心绪，他说：“你走吧，我等他。”

苏威看了看表，朝韩秘书办公室喊：“韩秘书。”那声音含着焦急，也藏着不满。

韩秘书快步出来问：“厅长，有事？”

“催催陈卫忠，他再不来，叫他下午再来。咳！白白耗了我那么多时间。”

韩秘书一会儿返回来说：“陈卫忠同志和他秘书的手机关机，他司机的电话通了没人接。我问了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也不清楚

卫忠同志在哪儿。”

雷振江又在摆手，“真不像话。我看春节后把他调回厅里吧，不要误人误己。”

苏威背着手在办公室踱了一圈，像是问自己，也像是问雷振江：“或许陈卫忠真的有什么急事呢？韩秘书，再联系。”

又过了十多分钟，陈卫忠还是联系不上，苏威已失去耐心了，他又朝韩秘书办公室喊：“韩秘书，备车。”

苏威气愤愤摔门而去，“嘭”一声响后，办公室里面的电话响，苏威头也不回就向电梯口走去。电梯刚到一楼，韩秘书把接通的手机塞给苏威说：“交管局黄畅局长的电话，他说有急事。”

苏威拿过电话，他张着嘴巴哑然了半晌骇问：“什么？福海地方公路四十二公里处三十五分钟前发生一起翻车事故，车辆正在燃烧？什么，什么？交警在现场路面捡到卫忠同志司机陈小山的电话……”

一股寒气袭来，苏威打了个冷战，他不相信眼前的现实。他失态般喊道：“不可能，卫忠同志为为何放着高速公路不走，走那失修危险的旧路呢。快，赶快调查清楚，查清楚了马上报告我。”放下电话，苏威呆呆地站在原地。迟到——关机——没人接。苏威又打了一个冷战。

“回办公室。”

苏威回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他几次伸手想拨电话又几次缩了回来。后来，他还是抖着手拨了武平川的电话。武平川说：“昨晚我们两人忙至凌晨两点，然后有个通利集团的女服务员找他，他就出去了。一早卫忠同志打电话跟我说，陈志云的案件基本搞清楚了，情况紧急，他必须马上找苏威同志汇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韩秘书，通知雷振江同志到我这里来。”

雷振江很快来了，他问：“怎么，你还在等陈卫忠？”

“不，陈卫忠同志可能出事了。”苏威把担心的情况告诉雷振

江时，雷振江也吓得后脑勺直冒冷气。“我带几个人去看看。”

“好，暂时封锁消息，带车辆技术专家去。”苏威预感事态严重。

## 2

刚从外面出差回来的大要案处长杨子健还在蒙头大睡，妻子沈梅英把他叫醒：“子健，莉莉又发烧了，上午我有手术，你带她到医院看看吧。”

杨子健一下醒了，他爬起就想到女儿的房间去，窗外吹进一股寒风，杨子健哆嗦着转身抓起衣架上的警大衣披上，趿着拖鞋走到女儿的房间。“莉，又不舒服？爸爸一会儿带你去医院。”莉莉颦眉苦脸软软地“嗯”了一声。杨子健心痛地摸了摸莉莉的额头和手心。烫。杨子健知道，莉莉每逢这种时候，仅靠妻子备的药是不行的，都要到福宁市人民医院内科打针输液。

杨子健三下两下把衣服穿好，早餐没吃就驾车带着莉莉直往福宁人民医院。那刀子般的寒风仍在时紧时松呼呼地漫天刮着。天很冷，路上行人稀少，只是那大小车辆还在不知寒暑地来往穿梭，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还是按时变换着红灯、绿灯……

路上，杨子健给内科范主任去了电话，告之莉莉的病又犯了，而且比上几次都重。范主任要杨子健赶紧到医院来，他等着。沈梅英是内科主治医生，莉莉又常来看病，范主任自然不敢怠慢。杨子健带女儿一到内科，范主任已经把药配好了。护士量过体温后对范主任说：“三十九度七。”范主任埋怨：“怎么这时才送来呢？下次千万注意了。”

“昨晚我刚从四川回来，一早才知道莉莉病了。”

“杨处，不是我说你们，天底下有什么事比女儿更重要呢？你以为你是救世主没了你不行？告诉你，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

缺人。地球没有你照样转，公安厅没了你照样开门关门。别傻了，女儿要紧，赶快合计一下带莉莉到北京或上海大医院看看吧。”范主任一边嗔怪一边给莉莉把脉。

杨子健望着莉莉那蜡黄的脸色和痛苦的表情，内心一阵抽紧。女儿不时心绞痛，一痛就发烧的怪病已有两年多了。他们夫妻俩一直想带她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看，可是一直筹不出钱，也安排不了时间，就这样一直拖着。杨子健几次见妻子坐在莉莉的床前垂泪。杨子健决定过了春节就带女儿去北京，不管砸锅卖铁。一定。

范主任、护士忙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杨子健和莉莉。凄厉的寒风不断往病房里灌，杨子健把警大衣盖到女儿身上。莉莉说：“爸，我不冷，你把大衣披上吧。”莉莉是个懂事的孩子。

病房走廊里，不断传来的脚步声。杨子健看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十点十八分，瓶子的液体还在一滴一滴慢慢滴着，还有半瓶。处里来过几次电话，一说厅里要从各单位抽人到下面督导春节的安全保卫工作，又说明天下午河南省公安厅同行有人来联系业务，再后来岳小蔓来电话说万江市发生一起三人被杀案……

沈梅英一身素装进来说：“我还有一个手术，完了我们一起回家。莉，好点儿了吗？”她摸了莉莉的额头后匆匆走了。杨子健原想下午到海平去，昨天下午陈卫忠局长极紧张又极神秘地告诉他有重要案件要他帮忙，要他尽快到海平一趟。杨子健答应他上午先到处里，下午带几个人去。他给陈卫忠拨电话，关机。拨他的秘书手机，也关机。怪事。一局之长怎能关机呢？杨子健想了想，还想拨唐大成的电话，没想刚拨了一半，那手机却先响了起来。小蔓？

“什么？卫忠同志翻车身亡，秘书也死了？苏厅要你马上带人去？那是交通事故……那也要有专家结论才行呀！我刚从四川回来，女儿这两天要看医生，最好交管局的同志先去。”从个人情感上说，杨子健想马上去海平。细想，又犯难了，那是交通事

故，交管局会怎么说？这年头，苦点累点无所谓，最怕被人误会，身边已有不少教训了。

杨子健了解海平的情况，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那里的走私制假、地方势力一直是全省的治安热点问题，省厅派陈卫忠同志去海平，就是想缓解那里的治安问题。五年了，陈卫忠应该说也尽力了，可海平的问题就像癌细胞一样不断脱落转移，又不断繁衍发展。非但如此，卫忠同志还把省、市两级纪委引到自己身上。平时，那是非之地没有特殊情况杨子健是不去的，他讨厌那里的镇西势力。

岳小蔓电话里为难，她没权决定谁去谁不去，命令是苏威下的。她说：“是苏威厅长点的将，我看你赶快准备吧。”

杨子健心一横说：“我找苏厅长。”

杨子健直拨了苏威的办公室电话，电话里很快传来苏威那洪亮的“喂”声。杨子健屏了屏呼吸说：“苏厅长，你好，我是杨子健，要我带队去海平……什么？谋杀？现场勘察结果还没出来哪？……那好吧，我提个要求成吗？”

“可以，只要能尽快解开车祸之谜。”

“人员由我挑，不局限局里。”杨子健从苏威的语气中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但要去，而且要把事情办好。

“可以，挑谁？你说。”

杨子健要在极短时间内答复厅长，他眨着眼极力在全厅搜寻办案精英，处里一些骨干都外出办案了，剩下的都是业务较弱的人，杨子健的脑瓜在迅速过滤以往办案接触过的人……

“选谁呀，怎么不吭声啦？”

“我们局里的杨军、赵东凯，行动技术总队的罗诚，福宁市公安局的高小凡，我们处的岳小蔓吧。还有，必要时随时派武警支援……”杨子健是在大要案堆里滚爬过多年的老刑警，他已预感到此案非同小可，敢向公安局长下手的人绝非一般的谋杀，他哪敢大意草率？



“行，你马上带杨军、赵东凯、岳小蔓走，其他同志随后就到……什么，你在医院……”

“是！我马上回厅里。杨军、赵东凯手上有案件，你要跟许志辉局长说一声。”

刑警的工作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杨子健办事从不含糊，这或许是东北人的血统使然。

杨子健今年三十六岁，一米八块头，短发，瓜子脸，白净，眼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副外柔内刚、外文内武的感觉。父亲把他取名杨子健，既有崇尚杨子荣之意，又含祈祝健康之愿。杨子健自小从不摸枪沾棍，就喜舞文弄墨，把当警察的父亲气得直叹杨家后继无人。高中即将毕业那年，在沈阳市某派出所任所长的父亲在一次巡逻中被歹徒杀害而凶手又久捕不获。饱受父亲牺牲折磨的杨子健悲愤过后，在高考填写志愿时一改初衷填了沈阳刑警学院。他如愿以偿。毕业时，华原省公安厅到学院招人，杨子健以他的优异成绩和良好表现被第一个录用。从此，怀着对罪恶的愤恨，为父亲报仇的杨子健踏上了一条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刑侦之路，一干就是十二年。十二年的风霜雪雨，十二年的刀光剑影，把杨子健锻造成一个华原省的刑侦尖子。杨子健靠自己的努力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一直走到大要案处长的位置，成为统领全省大要案侦破的主帅。这十二年的甜酸苦辣只有杨子健自己知道。

杨子健放下苏威的电话，朝走过病房门口的护士喊：“护士。”

手里拿着药瓶的护士进来问：“有事吗？”

“我有急事要走，请告诉沈梅英下班带莉莉回家。另外，这液瓶快换了，请你关照一下。”杨子健没等护士答应，俯身吻过莉莉后咚咚转身快步走了。

离开病房，杨子健想给妻子打电话，想到妻子在手术房里，也就算了。杨子健不知此去海平是凶还是吉，更不知道是速战还